

## 厄夢娃娃屋 當惡夢不再只是惡夢

記者 鄒典儒 文

2018/09/23

不同於多數的恐怖片著墨於靈異現象的描述或精湛的驚悚特效，《厄夢娃娃屋》選擇在電影開頭，就以迂迴的鋪陳包裝故事主軸，讓觀眾在觀影的同時，保持高度的新鮮感及好奇心。直到真相的輪廓隨著劇情發展而逐漸清晰，最終在領悟故事核心時，打從心底毛骨悚然。

《厄夢娃娃屋》由法國的新銳導演兼編劇Pascal Laugier執導，其過去作品有《鬼天使》、《極限：殘殺煉獄》、《巨魔人》□□等等。其中，2008年推出的《極限：殘殺煉獄》不僅入圍當年的坎城影展及西班牙奇幻影展，更被滾石雜誌票選為21世紀最佳恐怖電影前50名。睽違十年後再度推出的新作品《厄夢娃娃屋》，上映後亦獲得今年法國奇幻影展最佳影片的殊榮。

### 看似順遂的美滿人生 其實暗藏玄機

故事的主人公貝絲是一名小說家，她在劇中發表了截至當時最為暢銷的驚悚小說《厄夢娃娃屋》，其真實且生動的敘事手法深受讀者們喜愛與推崇，此書也令她一夕成名，初嚐走紅的滋味。《厄夢娃娃屋》一書描述：年幼的主角與家人搬家後，家中突遭兩名陌生男子闖入，並對他們實施非人道的監禁、虐待，最後母親出於自衛，親手將歹徒殺害。



主角貝絲的生活看似美滿，背後卻暗藏著不為人知的秘密。（圖片來源  
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@NCTU

/ IMDb )

然而，沒有人知道的是，鉅細靡遺的犯案手法及主角心境轉折的細膩刻劃，其實正是貝絲童年時期，親身經歷的真實案件。不堪回首的往事成了她揮之不去的夢魘、避之唯恐不及的回憶。直到姐姐薇拉的一通求救電話，才重新揭開那道隱隱作痛的傷疤，讓貝絲下定決心回到當年的案發現場探視家人。

## 反思何謂夢境 何謂真實

故事到了這裡，開始出現劇烈的轉折，電影開頭建構的所有人物脈絡瞬間被擊碎，編劇透過角色設定的扭轉，間接迫使觀眾反思：究竟何謂「真實」？當我們以為薇拉已經精神崩潰，無法走出童年的陰影時，才發現她是現實世界中唯一清醒的人物；當我們認定母親一直是貝絲最堅強的避風港時，才得知母親早已在最初與歹徒對峙時就慘遭殺害；當我們相信貝絲已經順利脫離監禁和虐待，並擁有令人稱羨的美滿生活時，才瞭解原來一切都是貝絲為了逃避現實而產生的幻想，事實上她根本不曾逃出當年的夢魘。反差極大的故事發展，使我們不得不懷疑自己先前的認知是否正確，到底是誰在說謊？



現實生活中的貝絲，其實不曾逃離過當年的夢魘。(圖片來源 / IMDb)

整部電影的拍攝既非主流的順敘也非倒敘，而是隨著劇情發展交錯剪輯，讓觀眾既分不清夢境與現實，亦摸不透接下來的劇情走向。除此之外，本片也善用暗喻，將貝絲夢境中的人事物與現實的元素完美結合，使她逃避現實的幻想輕鬆地被鏡頭語言消化。

## 現實與夢境的拉扯 該如何抉擇？

當貝絲進入自我建構的夢境時，她是一名年少有為的驚悚小說家，不僅擁有幸福家庭，在文學界亦有其聲望。這曾是她對未來的想像，然而殘酷的現實，卻將這

份期待丟入無底深淵。或許對貝絲來說，唯有幻想，才能真實地感受到自己仍存在著。



姐姐薇拉是貝絲現實世界中唯一的親人。(圖片來源 / IMDb)

在幻想的美好國度中，唯一令貝絲掛心的姐姐，不僅反映其對於真實世界的恐懼，同時也象徵著她內心最大的牽掛。在失去母親之後，薇拉是她現實生活中僅存的親人，也成為讓貝絲重回現實的關鍵因素。

## 從電影淺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

主角貝絲之所以會不自覺地進入腦中的幻想世界，很可能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（PTSD）所導致。根據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的資料，凡是曾經歷過天災、性侵、暴力、綁架等嚴重侵害案件的受害者，約有9.2%的機率會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症狀。其主要病徵分為四種類型：重複經驗創傷、過度警覺、逃避及麻木、對於創傷事件產生負向認知及情緒，而貝絲正符合其中三項症狀。

煉獄般的折磨使貝絲不願意面對現實而一再逃避，進而衍伸出不切實際的美好幻想，這種現象可以理解為大腦在面對緊急危難時，設下的最後一道防線，強制保護貝絲的心靈世界，使其不至於崩潰、瓦解，進而讓她在關鍵時刻保持清醒並出手反擊。

## 比鬼魅更可怕的 是人類

光看電影名稱可能會誤認《厄夢娃娃屋》的主軸與娃娃、惡靈、魔咒等恐怖元素有關。的確，電影開頭的鋪陳及場景設定也證實了我們最初的想像：荒郊野外、充滿詭異娃娃的老房子、精神崩潰且行為異常的姐姐。



手段兇殘的歹徒，比鬼魅更讓人害怕（圖片來源 / [IMDb](#)）

然而，有趣的是，儘管片中所使用的道具及特效均塑造出鬼片般的靈異氛圍，宏觀整部電影時仍不難發現，故事的主軸其實是「人」而不是「鬼」。這樣的設定是否代表著：充滿娃娃的老房子之所以陰森，是投射自人類內心的恐懼；也只有人類才會犯下如此天地難容的殘暴罪刑，和鬼一點關係也沒有。

## 走出心中恐懼，重拾希望之火

在電影漸入尾聲時，貝絲意識到自己再度進入夢境。這一次，夢中的母親勸她留下。「可是她是我姐姐」貝絲哭著說出這句話的同時，也像是在提醒自己：勇敢面對現實，別再逃避。這是她第一次僅靠自身力量從幻想中抽離，並在關鍵時刻回到現實保護薇拉，勇敢地與歹徒奮鬥至最後一刻。



貝絲與姐姐奮力逃出歹徒的魔爪。（圖片來源 / [IMDb](#)）

當惡夢不再只是惡夢，反而成為現實生活的全部，我們該如何對未來抱有希望？《噩夢娃娃屋》以戲劇性的敘事手法，描寫主角貝絲在遭逢重大打擊後，如何一

步步走出心中的恐懼。從一開始的逃避，到淚流滿面地接受，最後鼓起勇氣坦然而面對現實。



記者 鄒典儒



編輯 郭玟好